

她成功而高效的谍报活动，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蒙受重大损失，巴解组织在一次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中将她击毙。为了报复这次暗杀，以色列对巴解组织总部进行了一场空袭。



摩萨德艳谍拉法伊勒

贺兵

名谍魂断乱枪下

1985年9月25日——犹太教徒心中神圣的节日“赎罪日”。这天，位于塞浦路斯共和国东南部拉纳卡港附近的海面上，二男一女三个人正在驾艇畅游，他们用高倍望远镜望着远处的海面，身前挂着带长焦镜头的高级照相机，不时地指指点点，似相互交谈着什么……这三人并非普通的游客。那位年纪稍大，拿着望远镜的男人是“摩萨德”驻欧洲分部负责人帕克，驾驶游艇的是他的副手，紧靠在他身旁，上身半裸，颇具姿色的女人是他的妻子拉法伊勒。他们今天到海面上兜风仅是幌子，真正的目的是注视塞浦路斯和黎巴嫩之间来往的船只、货物和人员的情况。因为巴解组织经常利用这条航线向黎巴嫩输送武器和人员。游艇靠岸后，帕克夫妻俩互相挽扶着，助手也提起旅行包，站立在游艇栏杆边准备上岸。这时，岸上的土堆下突然钻出几个蒙面人，手持带有消音器的折叠式冲锋枪向他们扫射起来。顷刻间，3名以色列特工便成了枪下鬼。

这次暗杀行动是巴解组织的狙击手干的，他们主要是冲拉法伊勒来的。拉法伊勒利用她的美貌和非凡的活动能力，搜集了大量有关巴勒斯坦游击队的绝密情报，使巴解组织蒙受了

巨大的损失。因此她成为巴解组织追杀的重要目标。

结识约旦风流高官

1981年7月的一天，在约旦首都安曼某外国驻约大使馆内的一场周末舞会上，约旦高级官员安东尼奥被一位美貌女子吸引住了。当时这名女子正同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一起小声说话，并不时发出醉人的笑声，始终没有踏进舞池。女子一头棕红色的长发，身着阿拉伯黑色无袖裙服，后背上随便地披着一条白色披肩。在服饰斑斓的舞客当中，她这身色彩素雅、对比强烈的打扮使安东尼奥的眼睛总不自觉地移向她。又一曲悠扬的华尔兹舞曲催促人们纷纷滑进舞池。安东尼奥鼓起勇气走过去道：“小姐，如果我能请你跳舞，我将无上荣幸。”

“先生，她当然不会推辞，不过，你应叫她太太，帕克太太。”坐在旁边的男子微笑着纠正道。

安东尼奥马上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想，您就是帕克先生喽。”

帕克先生微微点头，对夫人说：“去吧，亲爱的，再继续坐下去，你一定会憋坏的，你知道，我是喜欢欣赏你的舞姿的。”

在丈夫的鼓动下，帕克太太同安东尼奥一

起款款踏进舞池。

这位美貌女子就是拉法伊勒。她是以色列人，1957年出生在南非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。6年前嫁给了以色列外交官帕克，现在是随丈夫驻约旦。安东尼奥被她的绝伦的美貌、窈窕的身段和轻盈的舞姿深深地迷住了。他自我介绍说，“我叫安东尼奥，约旦人，看着你的眼睛，就使我想到湖水、青山。”

“你的想象力真丰富，找到爱情了吗？”帕克太太用挑逗的眼光抬头看着这位高大伟岸的男子。安东尼奥一个大旋转：“真主保佑，我的爱情在远方，但我更注重现实。”帕克太太俏皮地一笑，平静地说：“我叫拉法伊勒，犹太人。”天生性格开朗的拉法伊勒，正需要一个人改变自己单调的生活。安东尼奥说自己是摄影爱好者，可否邀请她观看他的业余摄影展。拉法伊勒则称自己是摄影记者，欣然应邀。就这样，这名约旦高级官员和以色列外交官的娇妻交上了朋友。

初试身手窃密成功

一天，帕克从使馆回到家后闷闷不乐，本来就多病的他脸色蜡黄。拉法伊勒关心地问丈夫何事弄得这么不高兴，帕克没有回答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材料，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。看着看着便睡着了，手中的文件掉落地上。拉法伊勒拾起掉在地上的材料一看，这是一份要求调查约旦与巴解游击队关系的指令，具体内容还附有目录。其中注有重点符号的一份情报，拉法伊勒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她摇醒了丈夫，指着材料说：“这份文件的内容我见过。”

帕克睁大眼睛，惊奇地问：“它是对方内部绝密文件，你怎么能看见？”

“就是为它犯愁是不是？”拉法伊勒信心十足地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可以帮你得到它。”随后，拉法伊勒向帕克透露了其中的秘密。原来她是在安东尼奥的办公桌上见到的。

帕克经过以色列使馆的同意，交给拉法伊勒一只特制钻石戒指和一个微型窃听器。7月19日下午，按照预约好的时间，拉法伊勒来到安东

尼奥的房间。与此同时，楼下一辆黑色小轿车平稳地停在一个不大显眼的地方，车里坐着帕克和另外一个以特工人员。帕克打开接收器调好频率，接收机马上传出声音：“欢迎你，我的知音，能允许我不叫你帕克太太，而叫你拉法伊勒吗？”“我喜欢你这样称呼，安东尼奥。”“你知道吗，拉法伊勒，你太漂亮了，和你在一起，我像年轻10岁。”“男人对女士总是大方地给与赞美，你好像也一样——说真的，你本来就不老，有男子汉的潇洒，特别是看了你天才的摄影作品，我受益匪浅。”“噢，这是对您的恭维。”“不，我不喜欢恭维人，特别是男人。可你却不同，你既有高雅的气质，又有对艺术的追求。”

帕克听着，内心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，但是他很清楚，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自己。

安东尼奥将她搂在自己胸前：“宝贝，你是一百个男人见了都要为之动心的女人。”被紧搂着的拉法伊勒脸带迷人的笑意，无限柔情地伸长脖子，吻了安东尼奥的脸颊，随即惊讶而娇嗔地说，“对不起，看我嘴上的口红印在你脸上了，让我帮你擦擦。”就在摸手绢的一瞬间她挣脱了拥抱，边擦边说：“让我倒点什么给你喝。”

“哦，看看——我忘了。”魂不守舍的安东尼奥耸着肩解释道：“没有关系，喝点威士忌好吗？”拉法伊勒不等安东尼奥答话便轻盈地走向套间的酒柜。她取出两只高脚玻璃杯，回头看安东尼奥没有进来，马上将手上戴的钻石戒指顶部翻开，将里面的一小点白色粉末倒入酒杯中，随后倒上酒，白色粉末马上就溶解了。从套间里走出来，安东尼奥靠躺在沙发上，接过酒杯，对着拉法伊勒，“要是天天能同你喝酒，那将是多么愉快的日子，来，干一杯。”安东尼奥喝了一大口，拉法伊勒抿嘴喝了一小口，甜甜地看着他。只见安东尼奥神色恍惚，目光呆滞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好疲倦……”头一歪，倒了下去。

拉法伊勒轻轻拍了几下安东尼奥的脸，确认他已失去知觉，立刻从包中取出手套，迅速来到套间里。她清楚地记得上次看见的那份文件就在写字台的抽屉里，她打开抽屉寻找，只见里

面文件很多，就是不见要找的那份文件。她的心怦怦乱跳，一着急额上渗出了汗珠，她又到了卧室，打开床头柜抽屉，只见一支手枪下压着的正是那份文件！她来不及细想，对着窃听器：“快来取货。”

早就做好准备的帕克的助手来到楼上，不仅拿走了有重点符号的那份文件，而且连写字台抽屉里的文件也拿下了楼，在轿车里偷拍照后送回，她抬手一看表，仅用了9分27秒，而她却感觉时间好像过了很久。她放好文件，再次检查了没有漏洞，便将安东尼奥的杯子在洗手间冲洗干净，再倒上同样多的酒。一会儿，安东尼奥莫名其妙地睁开了眼睛。拉法伊勒问：“你怎么样？我送你去看医生！”

“我太累了，昨天晚上又加了夜班。”安东尼奥又看了看表，好生奇怪。他在想，我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警觉使他来到套间看看，一切如故。他再次端起剩余的酒，刚放在嘴边停住了。拉法伊勒看着安东尼奥的神态，马上抢过酒杯：“宝贝，你不能再喝了，还是我代劳吧。”说完一饮而尽。由于酒精的作用，拉法伊勒脸上白里透红，更加迷人。

转战黎巴嫩

拉法伊勒协助窃取情报成功，解决了丈夫的难题，更为本国情报部门帮了大忙。从此，她也迷恋上了这冒险的事业并成为摩萨德的一员。随后在约旦的日子里，拉法伊勒奉摩萨德的指令，又勾引约旦外交部的一位副手。通过一系列的逢场作戏，这位副手终因抵挡不住她的诱惑，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俯首献上了拉法伊勒所需要的秘密。

拉法伊勒的谍报天才越来越受到摩萨德的重视，她被派往黎巴嫩再显身手。在离开安曼时，摩萨德头目说，凭你天才的智慧，在黎巴嫩一定可以如鱼得水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。于是她化名巴特丽莎，前往黎巴嫩。

在黎巴嫩，巴特丽莎高傲地进出于大型社交场所，高层次的鸡尾酒会，她以最佳的气质，天

使般的容貌，出口不凡的谈吐，赢得了很多社会名流、政府官员的青睐。有时她也身背摄影包，出现在记者采访群的行列中。巴特丽莎很快盯上了一个“猎物”——陆军武官汉斯。在一次气氛热烈的鸡尾酒会上，有意袒胸露背的巴特丽莎通过旁人的引见，果断地向汉斯抛出了“诱饵”。

年龄上可以做巴特丽莎父亲的汉斯，腆着发福的肚子。武官向她表白称自己对犹太人抱有好感。巴特丽莎则告诉武官，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，对自己的职业摄影记者倒很钟情，当然如有机会很愿意为汉斯的容貌增光添彩。此后汉斯不断地邀请巴特丽莎赴约，她也不失时机地欣然前往。在贝鲁特郊外的别墅里，虽然巴特丽莎口中说不愿谈政治，但汉斯谈起政治，特别是战争，她总是扮演着一个忠实的听众。往往这时，汉斯便会炫耀自己，谈出很多巴特丽莎非常乐意听到的消息。

随着接触的增多，老汉斯坠入了爱河。巴特丽莎见时机成熟，终于向汉斯敞开了自己住宅的大门，这是她为上钩者准备的安乐窝。一踏进房间，只有女人才有的淡雅清香的气息，使汉斯不禁抽动着鼻子。衣着性感的巴特丽莎两眼柔情似水地看着汉斯，细声软语地说：“欢迎你，汉斯，能进这间房子的人，从未失望，相信你能如意。”晕头转向的汉斯连声答道：“嗯，不会失望。”

巴特丽莎狡诈地眨动着水汪汪的眼睛。娇滴滴地说，“英武军官，我已给你说过，难道你初次登门，就没有‘礼物’送我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汉斯说着从随身带着的黑色公文包取出一叠文件，送到巴特丽莎的面前，“军人做事，干脆利落。”巴特丽莎接过文件，还未来得及看一眼，汉斯有力的双手就紧紧搂住了巴特丽莎的腰……

4年间，拉法伊勒以她妩媚迷人的美貌、献身精神和天才的谍报智慧，为以色列搜集了大量有关巴解组织的秘密情报，这使她上了摩萨德的“英雄榜”，同时也上了巴解组织暗杀的黑名单。并终于在巴解组织狙击手的枪口下丧命。

栏目主持：晓平